五燈會元

十七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慧南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東林常惣禪師

雲居元祐禪師

黃檗惟勝禪師

黃龍祖心禪師

寶峯克文禪師

大溈懷秀禪師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祐聖法宮禪師
仰山行傳禪師
雲蓋守智禪師
建隆昭慶禪師
隆慶慶閑禪師
沩潭洪英禪師
五祖曉常禪師
石霜琳禪師
上藍順禪師 自常禪師至雪峯道圓禪師此不列章次
四祖法演禪師
興國契雅禪師
廉泉曇秀禪師
三角慧澤禪師
靈鷲慧覺禪師
歸宗志芝庵主
南嶽下十三世上
黃龍心禪師法嗣
黃龍悟新禪師
沩潭善清禪師
夾山曉純禪師
開元子琦禪師
福嚴慈感禪師
玄沙合文禪師
報本慧元禪師
三祖法宗禪師
保寧圓璣禪師
黃龍元肅禪師
華光恭禪師
清隱清源禪師
靈巖重確禪師
高亭宣明禪師
法輪文昱禪師
積翠永庵主
黃龍心禪師法嗣
黃龍悟新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
三聖繼昌禪師

雙嶺化禪師　龜山曉津禪師
保福本權禪師　雙峯景齊禪師
護國景新禪師　黃龍智明禪師
道吾仲圓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觀文王韶居士　秘書吳恂居士
東林總禪師法嗣
泐潭應乾禪師　開先行瑛禪師
圓通可僊禪師　象田梵卿禪師
慧力可昌禪師　棲真德嵩禪師
褒親有瑞禪師　萬杉紹慈禪師
衡嶽道辯禪師　禾山志傳禪師
褒親諭禪師　龍泉夔禪師
兜率志恩禪師　興福康源禪師
慧圓上座　內翰蘇軾居士
寶峯文禪師法嗣
兜率從悅禪師　法雲杲禪師
泐潭文準禪師　慧日文雅禪師
洞山梵言禪師　文殊宣能禪師
壽寧善資禪師　上封慧和禪師
五峯本禪師　太平安禪師

報慈進英禪師

寶華普鑑禪師

黃檗道全禪師

超化靜禪師

雙溪印首座

華嚴居士陳璚翼助刻

洞山至乾禪師

九峯希廣禪師

清凉慧洪禪師

石頭懷志庵主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章氏子依沔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游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翫入爐則流去師怒以栲栳投之明日峯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卽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

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于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目其貶剥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領徒游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畧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荅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于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没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呈慈明明頷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懌自是泐潭舊好絕矣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

利人難得僧禮拜示衆曰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啣花獻師曰釘根桑樹闊角水牛曰見後爲甚麼不啣花師曰裩無襠袴無口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大庾嶺頭笑却成哭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曰恁麼則今日得遇和尚也師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作家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上堂橫吞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脚人須是荊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曰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上堂聖凡情盡體露真常拈起拂子曰拂子跨跳上三十三天拖脫帝釋鼻孔驢唇先生拊掌大笑道盡十方世界覓箇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床下座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爲亂世

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爲長物黃蘗門下總
用不著且道黃蘗門下尋常用箇甚麼喝一喝上堂
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衆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
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
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
義把箇破席日裏睡于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
一人無爲安下那一箇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
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
罷拈三尺劒休弄一張弓擊禪牀下座上堂道遠乎
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乃拈拄杖曰道之
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
識得十方刹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
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堂半夜
捉烏雞驚起梵王睡毘嵐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官路
無人行私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
得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業契
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堂舉大珠和尚道身
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
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箇入路既得
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

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栢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秪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吃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聻便下座（時翠巖真爲首座藏主問云適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真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鶩子飲氣吞聲臨濟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咄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荅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爲黃龍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吃趙州茶我手佛手無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着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

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
將來熙寧己酉三月十六日四祖演長老通嗣法書
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盖不昧本心不欺諸
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廻今出輪廻未得解
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于
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于黃梅又傳箇甚
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
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示寂
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前山謚普覺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鄔氏子參雲峯悅
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蘗南禪師師
至黃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峯會悅謝世就
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
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于此
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蘗方展坐具蘗曰子已
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
看話百計搜尋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
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住後僧問達磨九年面壁

意旨如何師曰身貧無被蓋曰莫孤負他先聖也無師曰閻黎兒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問未登此座時如何師曰一事全無曰登後如何師曰仰面觀天不見天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碍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麁得一塲怪訝上堂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斤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秖如鋒芒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當爾爆動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尅胡來漢見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蜂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爲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可頓忘諸見諸見既盡眞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上堂擊禪牀曰一聲纔絕與萬法爲侶即是無諍三昧便恁麼去爭奈絃急斷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真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

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八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斤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也單明自已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已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胷中物既在胷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治無人金沙混雜還有無師自悟底麼出來辨別看乃舉拂子曰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上堂有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有時把手上高山高山人不顧或作敗軍之將向閣黎手裏拱手歸降或爲忿怒那吒敲骨打髓正當恁麼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底麼有則向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如無少室峯前一場笑具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便恁麼休去停橈把纜且向灣裏泊船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上堂一不向二不開翻思南嶽與天台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吹去又吹來上堂不是風動

不是幡動明眼漢謾他一點也不得仁者心動且緩緩你向甚處見祖師乃擲下拂子曰看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現在佛法委付黃龍放行則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容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槽底那能善回互手擎日月背負須彌擲向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其中衆生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一漚未發古帆未征風信不來無人舉棹正當恁麼時水脈如何辨的君不見雲門老垂手處落落清波無透路又不見華亭叟泄天機夜深空載月明歸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萬古漫漫黑上堂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善來風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花浪裏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辨浮沉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脈看如無且將漁父笛閑向海邊吹上堂風瀟瀟兮木葉飛鴻雁不來音信稀還鄉一曲無人吹令余拍手空遲疑上堂鏡像或謂無分明如儼圖所以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

中秪麼得還會麼不作維摩詰又似傳大士上堂夫
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真諦
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爲古人一期
應病與藥則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
則卷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爾
若示現酒肆淫坊我則孤峯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
爲人眼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
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將入滅命門人黃太史廷堅
主後事茶毗日隣峯爲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
上首死心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于吾兄也新以喪
拒黃強之新執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
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
炬打一圓相曰秪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熱靈骨
窆于普覺塔之東謚寶覺禪師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延平施氏子久依
黃龍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讖記
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
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
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
社中人師曰別寶還他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具

曰請師荅話師曰放下着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牀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頓明佛意佛意離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良久曰爭怪得老僧

隆興府寶峯克文雲庵真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潙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座秪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于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

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開堂日拈香祝聖問荅罷乃曰問話且止秖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喬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于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汝門某于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曰我不敢輕于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問江西佛手驢脚接人和尚

如何接人師曰鮎魚上竹竿曰全因今日師曰烏龜入水問新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續大衆臨筵顧清耳目師以右手拍禪牀僧曰木人拊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牀僧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何不脚跟下薦取僧以坐具一拂師曰争柰脚跟下何問遠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群迷師曰深曰深意如何師曰淺曰教學人如何領會師曰點問馬祖下尊宿一箇箇阿漉漉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箇箇硬剥剥地秪有真淨老師較些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無師曰打疊面前搕搕却曰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師不荅僧曰這箇爲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荅僧曰非但和尚懡㦬學人亦乃一場敗缺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甚麼師曰道曰忽然知後如何師曰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曰爭柰這箇何師便喝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横三竪四北俱盧洲火發燒着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

拄杖曰賊賊上堂道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從懷州來麼若有不得忘却臨江軍豆豉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拈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生擊香卓下座上堂祖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賣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禾泰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已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殷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即背覺合塵黎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秖有一日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向前便爲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屙屎淨瓶裏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上堂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方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你擬不要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

又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秖見眼孔定
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己也得上
堂汾陽莫妄想俱胝豎指頭古今佛法事到此一時
休休休却憶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拄杖
曰爲衆竭力上堂頭陀石被苔畏攔筆峯遭薜荔
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
上堂師子不食鵰殘快鷹不打死兎放出臨濟大龍
抽却雲門一顧拈起拄杖曰雲行雨施三草二木師
崇寧改元十月旦示疾望乃愈出道具散諸徒翌日
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示偈及遺誡宗門大
略言訖而逝火葬焰成五色白光上騰煙所至處皆
舍利分骨塔于渺潭新豐
南康軍雲居真如院元祐禪師信州王氏子僧問如
何是道林的旨師曰劄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師曰汝皮袋重多少曰高著眼看師曰自領出去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胡天雪壓王麒麟問如龜
藏六時如何師曰文彩已彰曰爭奈處處無蹤跡師
曰一任拖泥帶水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果然上
堂過去諸如來更不再勘現在諸菩薩放過即不可
未來修學人謾他一點不得所以教中道若人欲了

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雖然如是雲居門下正是金屑落眼上堂凡見聖見春雲掣電真說妄說空花水月翻憶長髭見石頭解道紅爐一點雪擊禪牀下座上堂龜毛爲箭兎角爲弓那吒忿怒射破虛空虛空撲落傾湫倒嶽牆壁瓦礫放光明歸依如來大圓覺擊禪牀下座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好箇真消息憑君子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麼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曰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應如是信擊禪牀下座今諸方三塔師始創也

潭州大潙懷秀禪師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潙山水牯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何處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鞭

瑞州黃檗惟勝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窻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參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

州太守委龍遴選黃檗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荅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峯毬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檗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輥毬前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門于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上堂寂兮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赫赫流四海曹谿路上勦絶人行多子塔前駢闐如市直饒這裏薦得倜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拆却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荊棘生

隆興府祐聖法宮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龍深蒙印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狥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于心無媿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訥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棄謁翠巖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

唾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真解顏辭參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翠商搉古今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君帚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駮豈復有哉知有底人于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于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聞益奇之于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脉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內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煩惱燈籠常瞌睡露柱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于何處討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壁落頭髼鬆耳卓朔箇箇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微塵裏轉大法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則朝到西天暮歸唐上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河朔人也東京大佛寺受具聽

習圓覺微有所疑挈囊游方專扣祖意至南禪師法
席六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玄
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衆會麼古今事掩不
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
人現前事作麼生參上堂大衆見麼開眼則普觀十
方合眼則包含萬有不開不合是何模樣還見模樣
麼久參高德舉處便曉後進初機識取模樣莫秪管
貪睡睡時眼見箇甚麼若道不見與死人何別直饒
丹青處士筆頭上畫出青山綠水夾竹桃花秪是相
似模樣設使石匠錐頭鑽出羣羊走獸也秪是相似
模樣若是真模樣任是處士石匠無你下手處諸人
要見須是著眼始得良久曰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
半以拂子擊禪牀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諸人上
觀山僧下覷上觀觀箇甚麼下覷覷箇甚麼良久曰
對面不相識上堂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
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
凝然理何差互師自題其像曰吾真難邈斑斑駮駮
擬欲安排下筆便錯示寂闍維獲五色舍利骨石栓
索勾連塔于寺之東
南嶽福嚴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上堂古佛心秪如

今若不會苦沈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
爲酬荅汝岸蘆花青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劄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游方至豫章大寧
時法昌遇禪師謁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即之昌問曰
汝何所來師曰大寧久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
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
即展拜昌使謁翠巖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
陰及謁黃龍于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
道吾徒雲蓋僧問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負
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下僧曰金風颯颯和清
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陝府出鐵牛上堂緊哨離
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穴翻身倒
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昨
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
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上
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摘茶去州曰閑師曰
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
孤雲野鶴何呵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
不可見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著也出
不得秖抱得古人底著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

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師
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
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屨且行且語曰將燭
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
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胷毆一
拳死心曰却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
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計上堂
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
線黃龍從此入輪廻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私通
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針
楊州建隆院昭慶禪師上堂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
月初一天氣和融擬舉箇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
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柳眼中努出頭來先說偈言裛
裛颺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綿毬休言道我絮當
時撞著阿修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
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拾是帝釋縮頭入柳眼中良久曰參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潮州倪氏子十九爲大僧遍
歷叢席拾黃龍三關語下悟入住後僧問諸佛不出
世達磨不西來正當恁麼時未審來不來師曰撞著

你鼻孔上堂白雲消散紅日東昇仰面看天低頭覷地東西南北一任觀光達磨眼睛斗量不盡演若何曾認影善財不往南方衲僧鼻孔遼天到此一時穿却僧出禮拜曰學人有一問和尚還荅否師曰汝了也曰今日作麼生師曰明日來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否師曰是曰爲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相麼出門不見一纖毫滿不可以言宣便擬絶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

百白雲與青嶂師坐而不卧三十年示寂塔全身于峴山

吉州仁山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葷年十一棄俗十七得度二十徧參後謁黃龍于黃檗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飢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

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秪要無事曰與麽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麽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又問懞懞鬆鬆兩人共一碗作麽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麽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時英邵武在同安作首座師欲往見之師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箇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麽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柱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麽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麽圓那枋得與麽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即趍去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麽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慶閑即與麽和尚作麽生曰近前來爲汝

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廬陵太守張公鑒請居隆慶僧問鋪席新開不可放過師曰記取話頭曰請師高著眼師曰蹉過了也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少又曰十二時中土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箇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恩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八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師居隆慶未朞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舟載而歸居隆慶之東堂事之益篤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將示寂遺偈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闍維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閱世五十五坐夏三十六初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卧痁夢有呵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其銘畧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

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舒州三祖山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鹽添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牌五里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貴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爲底心師曰十字街頭一斤甎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斤甎師曰不知曰既不知却恁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堂五五二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者無據爲甚麼無據愛他一縷失却一端上堂明晃是活鱍鱍十方世界一毫末拋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堂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鍬可以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歸家坐免使走塵壞大衆那箇是塵壞祖佛禪道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陳氏子幼穎邁一目五行長棄儒得度訪道曹山依雅禪師久之辭登雲居卷其勝絕殆終于此山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南禪師席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晚游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後開法石門久之遷泐潭僧問逢場作戲時如何師曰紅爐爆出鐵烏龜曰當軒布皷師親擊百尺

竿頭事若何師曰山僧不作這活計僧擬議師曰不
唧嚁漢又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
如何師曰喜得狼煙息弓弰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
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
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
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
賊問臨濟栽松即不問百丈開田事若何師曰深着
鉏頭曰古人猶在師曰更添鉏頭僧禮拜師扣禪牀
一下乃曰問也無窮答也無盡問答去來于道轉遠
何故況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兵器

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求語路尖新
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宗旨玷汚先賢于吾
祖道何曾夢見秖如我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
難暨商那和修優波毱多諸祖相繼至于達磨西來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先聖方
便之道自是當人不信却自迷頭認影奔逐狂途致
使玲瓏流浪生死諸禪德若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
己脚跟下褫剝究竟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
十方會現海會齊彰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

印三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回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數株松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鑼裏滿盛油始得上堂顧視大衆曰青山重疊疊綠水響潺潺遂拈拄杖曰未到懸崕處擡頭子細看卓一下上堂寶峯高土罕曾到巖前雪壓枯松倒嶺前嶺後野猿啼一條古路清風掃禪德雖然如是且道山僧拄杖長多少遂拈起曰長者隨長使短者隨短用卓一下上堂顧視大衆曰石門巇嶮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鐵牛衝得破毗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師因知事紛爭止之不可乃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同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解曰便恁麼時如

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
傾出你腦髓捜脫你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
曰作麼生會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須是
恁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遥但向已求莫從他覓
古人與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爲馬若是翠巖
即不然也不向已求亦不從他覓何故雙眉本來自
橫鼻孔本來自直直饒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箕
來多虚不如火實且道如何是火實底事良久曰冬
瓜直隴侗瓠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
苗發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
山會上拈花微笑箕來猶涉離微爭似三家村裏老
翁深畊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便說誰管瞬目揚
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未後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下座
上堂廣尋文義鏡裏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
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霜子湖翻成
深遁白雲并爲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
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
愁殺人師示寂閣維有終不壞者二糝以五色舍利
塔于雨花臺之左

南安軍雪峯道圓禪師南雄人也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盖一條榔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翠見爲助喜住後上堂舉風幡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

蘄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你喚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棄辭柯秋已暮參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蹉過巖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巖前路良久曰嶮上堂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會該塵刹未足爲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諸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髑髏前如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衆舉頭師叱之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水成氷杲日照氷成水氷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諟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巢公畫龍龍現即怖

安州興國院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干語默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莫草草忽忽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墮也上堂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曰寒山子聻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牕下花落花開自有時下座

齊州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針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誰綠雖千種草香祇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牀下座

虔州廉泉院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爲侶時如何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花曰如

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鶯啼嶺上花發巖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覷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靳州三角出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側聆師卓柱杖一下僧曰荅即便荅又卓箇甚麼師曰百雜碎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單越

信州靈寂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爲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圞頭共語無生說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花飛三冬汗如雨

黃檗積翠永庵主示衆出僧住庵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差珎異寶秖收得續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令他煙燄不絕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邊

煙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而去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臨江人也壯爲苾蒭依黃龍于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沈于衆一日曾請罷書偈曰茶芽蘼蕨初離焙笋角狼芒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閒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懌結茅絕頂作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

南嶽下十三世上

黃龍心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黎狀壯依佛陁院德修祝髮進具後游方至黃龍謁晦堂堂竪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捂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播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即自譽曰

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妙心叟僧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但識取罵人問方前在手智丹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師曰敗將不斬曰恁麼則銅柱近標脩水側鐵關高鏁鳳凰峯師曰不到烏江未肯休曰若然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師曰棺木裏瞠眼僧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釣筒未曾遇著箇錦鱗紅尾為復是鈎頭不妙為復是香餌難尋師曰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嶽露曰恁麼則已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鈎頭不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無人若不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印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即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王花晚後鳳銜歸上堂行腳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却藥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上堂拘折拄杖將甚麼登山渡水拈却鉢盂匙筯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

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怪雲巖不得上堂文殊騎獅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躡紅蓮且道黃龍騎箇甚麼良久曰近來年老一步是一步上堂清珠下于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有時破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為人處良久曰珎重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師曰地水火風師曰四大毒蛇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既爾四大亦同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于暝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辨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于言下領解師臨寂示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為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茶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徧甚塔于晦堂丈室之北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于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淬梁武帝御大殿見佚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真而非真花也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詞沈埋宗旨音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莚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佚蹤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槌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歸歸復何歸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機絶蹤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

衲僧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
雲起時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初謁大
潙喆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
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
師方便龍曰子見猫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
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
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一失也師從是屏去閑
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昔隨隨
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來秪是這箇賊龍

頷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爲難弘道猶在已說
法爲人難既明之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
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
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徧訪
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京三卞四曰見後如何師曰灰頭土面曰
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懡㦬開堂上堂舉浮山遠和尚
云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
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
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任運卷

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脩江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雨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戡杓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柱杖秖有一枝拂子以爲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強即弱有時遇貴即賤拈起則群魔屏跡佛祖潛踪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心不異彼我無差竪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卧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秖是山見水秖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

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門疊疊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無斤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鼈鼻上堂舉

趙州訪二庵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秪重衣衫不重人

隆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是擊禪牀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游

戲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莫秪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椎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于道乃于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心和尚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潭州南獄雙峯景齊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峯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着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

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鄧州黃龍智明禪師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

切忌思量纔成途轍師同胡巡簡到公安二聖胡問

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麼却有二聖

師曰一點水墨雨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

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

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永凌上行若是射鵰手

何不向虵頭上揩痒且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

繡出自金針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殷若風習雖膺仕

濟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謂圓通秀

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秀方戒

李伯時畫馬事公諭之曰無乃復置我于馬腹中邪

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

處堂曰秖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

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

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
犀華香麽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
曰和尚得恁麽老婆心切堂笑曰秖要公到家耳久
之謁雪竇嚴次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
長老近學士次燒作兩堆灰向甚麽處相見公無語
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
乃愈勝于無思念中頓明次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
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
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卧
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訝了多少惟有次心
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
銘曰某夙承記莂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窄堵
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寢設薦蘩之
供祭之以文吊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
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觀文王部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
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
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團圓呈堂堂
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

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敲盡古今公案忽于狼籍堆頭拾得蜣蜋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秪爲走盤難看咦堂荅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東林總禪師法嗣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袁州彭氏子上堂靈光洞耀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古人恁麼道殊不知是箇坑穽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鴉拍禪牀下座

廬山開先行瑛廣鑑禪師桂州毛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良田萬頃曰學人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望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湖曰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邊繞紅塵何處來上堂談玄說妙譬如畫餅充饑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種焦芽更若馳求水中捉月以拂子一拂云適

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頂上眠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彎石鞏弓架興化箭運那羅延力定爍迦羅眼不射大雄虎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獼猴且道射箇甚麼良久曰放過一著上堂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底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唧唧廬山圓通可遷法鏡禪師嚴州陳氏子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寸釘牛力曰學人不會師曰參取不會底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爲復是逢強即弱爲復是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拄杖僧便喝師擲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蟇上堂春已暮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

歸十方刹土矣想依老夫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目超宗亦難承紹竪起拂子曰頼有這箇堪作流通于此覿得便見三世諸佛洵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于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柏禪牀下座

東京褒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興化軍陳氏子初參黃龍南禪師龍問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曰爲佛法來龍曰若爲佛法來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龍即器之後依照覺深悟玄奥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爲架閣有佛化内以總言寂默爲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爲佛事令覩相者見色即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爲座而示佛事俾其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衆且道于中還

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參
臨江軍慧力院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
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曰菩提本
無樹向甚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著力曰今
日得聞于未聞師曰莫把貪金喚作鍮上堂佛法根
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
以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舍
惡可辨似月離雲大衆恁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
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黃州栢子山棲眞院德嵩禪師上堂天地一指絶諍
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跡佛祖
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衆二古聖笑
箇甚麼良久呵呵大笑曇花一朵再逢春
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桂州趙氏子參照覺問曰世
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覺舉拂子師曰畢竟作麼生
覺以拂子便禮拜覺曰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師曰拂子
屬某甲了也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
此玄風大振推爲東林上首上堂先行不到若須彌
立乎巨川末後太過猶猛士發乎狂矢或高或下未

有準繩以是還非遭人點檢且道如何得相應去良久曰紅爐燄裏重添火炟赫金剛眼自開咄上堂我祖別行最上機縱橫生殺絕猜疑雖然塞斷群狐路返擲須還師子兒衆中還有金毛炟赫牙瓜生獰者麼試出哮吼一聲看良久曰直饒有也不免玉溪寨主撩鈎搭索參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即且置和尚如何爲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爲人處也師曰麄茶澹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吉州禾山甘露志傳禪師僧問一等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山僧耳聾曰學人請益師曰去曰慈悲何在師曰自有諸方眼

東京褒親旌德寺論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宋上堂迮前栢子問話燈籠露柱著忙香臺拄杖起作舞卧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識得你病休訝郎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夔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秪恁麼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風起浪釘橛空中豈況牽枝引蔓說妙譚玄正是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屑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

南康軍兜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嵬嵬居村居郭莽

莽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已靈休話佛祖拉定釋迦鼻孔揭却觀音耳朶任他雪嶺輥毬休管禾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株待兎參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爲君說良久曰寒時寒熱時熱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于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寺德光爲師性雅魯然勤渠祖道堅坐不卧居數歲得度出游廬山至東林每以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踈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于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徃竟無知者大慧武庫謂證悟顒語非也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求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于是尊禮之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

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于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而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師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泼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泊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眞淨後出世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嘗忝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

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眞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秪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鵝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挼藍色千峯削玉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秪自知上堂耳目一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衲僧于此更求眞兩箇猢猻垂四尾喝一喝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鱉不能說妙談眞秪解搖唇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覷見眼中滴血莫有飜嗔作喜笑傲煙霞者麼良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筭得生平未解愁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飜成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犁拽把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

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叱叱上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翻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摶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游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已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眞盡屬眞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瘂參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秪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傳大士秪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洎乎飜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于他人舌頭上咂啖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

適來諸善知識橫拈竪放直立斜拋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于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于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于龍安之乳峯謚眞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游方謁圓通璣禪師八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酧璣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爲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師有赧色次日于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眞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于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

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斤斤曰若是學人即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八其證八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齩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邪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真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潙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

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真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空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于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淨訴曰此乃敢爾蓋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僧問教意即且置未審如何是祖意師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問寒食

因悲郭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天蒼天曰學人特伸請問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巡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大黃甘草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來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曰爲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曰秖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上堂曰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轆轢鑽頭

尖漢祖殿前樊噲怒魯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
晴川歷歷漢陽戍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驀拈拄杖起身云大衆寶峯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
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上堂劄久雨不
晴直得五老峯頭黑雲靉靆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
門大師恐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
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
井水草喝一喝有甚麼交涉顧衆曰不因楊得意爭
見馬相如上堂混元未判一氣岑寂不聞有天地玄

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
箇時節耐耐雪峯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輥三箇尒
毬直至後人搆占不上便見潙山水牯牛一向膽大
心麁長沙大虫到處齩人家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
今放過一著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畧山前華
堯民解元且喜尊候安樂參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
天落雪群峯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來
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謳歌咲不
徹把得雲簫繚亂吹依稀有如楊柳枝又不覺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曰禪客相逢秪彈指此

心能有幾人知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洞山和尚秖饒解夜半捉烏鷄殊不知驚起隣家睡寶峯相庶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把火咄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佛是何物自從識得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聖賢都一拂以拂子拂一拂曰諸禪德正當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千聖千聖萬靈上堂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如何師遂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峯不打這鼓笛便下座上堂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出水綠山青枯柱杖卓一下曰雲門大師來也說道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大衆雲門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峯即不然擲下柱杖曰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須還達本鄉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信却道嘉州大像吞却陝府鐵牛喝一喝曰是甚說話笑倒雲居土地土堂祖師關捩子幽隱少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舉似伊喝一喝曰是何言歟若一向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大

覺世尊初悟此事便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普令南北東西四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斯事雲巖今日不免做古去也擊拂子曰方便門開也作麼生是真實相良久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示衆拈拄杖曰衲僧家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倒把橫拈自有意思所以昔日藥山和尚問雲巖曰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曰老僧秖弄得一出巖曰一即六六即一山便休大衆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子父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秖消得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幾鈎鐵瓜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人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厠後出沒無時衆禪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

掉火柴頭有箇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秖要知箇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刻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甓由是無復見者政和五年夏師卧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自性乎曰病無自性師曰既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哉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昏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設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乘乞師不吝師曰拄杖正開封曰小出大遇也師曰放過即不可便打

瑞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何師曰伊蘭作旃檀之樹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甘露乃蒺梨之園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

了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些子直饒是
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漏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
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攙匙亂筯豊
干老人更不饒舌參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遏
捺不住廓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峯善財却入樓閣新
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
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晨改旦季
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專到上寮問訊不
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
大衆總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麽擊拂子曰

門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
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鞏箭秘魔又直下會
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携隻履度流沙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若論此事如鵶啄鐵牛無
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覔句下尋思縱饒卜
度將來翻成戲論邊事殊不知本來具足直下分明
佛及衆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道凡夫具足聖人
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
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

互陳不識本源迷其負覺所以逐境生心狥情附物
苟能一念情忘自然負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上
堂諸方五日一參壽寧日日陞座莫怪重說偈言過
在西來達磨上士處處逢渠後學時時蹉過且道蹉
過一著落在甚麼處舉起拂子曰一片月生海幾家
人上樓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
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
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
謔小兒方便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
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
勢不比尋常曲彔枝卓拄杖下座
瑞州五峯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
鵓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
問一進一退時如何師曰脚在肚下曰如何是不動
尊師曰行住坐卧上堂僧問寶座既陞願聞舉唱師
曰雪裏梅華火裏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井
底紅塵已漲天上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
麼不恁麼揔不得諸人作麼生會直下會得不妨奇
特更或針錐西天此土上堂五峯家風南北西東要

用便用以橛釘空咄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鎮州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裏時豐道泰商賈駢闐白米四文一束不用北頭買賤西頭賣貴自然物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佛法道理良久云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僧問遠涉長途即不問到家一句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猶是時人知有轉身一路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報慈有一公案諸方未會結斷幸遇收且拈出各請高著眼看遂趨下一隻鞋曰還知這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提携在身畔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驚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下拄杖卻召大衆曰拄杖卻在卻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禪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幕拈拄杖曰三世一切佛同入這窠窟衲僧喚作遼天鶻卓拄杖一下

瑞州洞山至乾禪師上堂洞山不會談禪不會說道秖是饑來喫飯困來打睡你諸人必然別有長處試

出來盡力道一句看有麼有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平江府寶華普鑑佛慈禪師本郡周氏子幼不茹葷
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游方初謁覺印英禪師不
契遂扣真淨之室淨舉石霜慶侍者話問之釋然契
悟作偈曰枯木無華幾慶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
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轆一輪
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
便能握金剛王寶劒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
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指呼驅
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堅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
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
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卧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
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塹以拂子
擊禪牀下座上堂月圓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
各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水牯
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耕水草遇著暖日和風當
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把犁耙直是搥頭擺尾可憐萬
頃良田一時變爲荒草

瑞州九峯希廣禪師游方日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秪是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趂出院後住九峯衲子宗仰

瑞州黃檗道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珎寶吾皆有拈來普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是貧乏者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亾乃依三峯靘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群書殆盡靘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邪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㕑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漁鰕淨見爲助喜命掌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

開法撫州北景德後住[illegible]涼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
阿難曰汝應齅此鑪中施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銖室
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爲復生
旃檀木生於汝鼻爲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
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旃檀云何鼻中有旃檀
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
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鑪中爇此枯木若生於
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
空未及遥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
聞俱無處所即齅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
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
云何聞用耳根聞邪用耳識聞邪用意識聞邪若耳
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
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
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
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
聾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
塵則合本妙既證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
久曰白猿已叫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字鑪住景德日
僧問南有景德北有景德德即不問如何是景師曰

頸在頂上崇寧二年令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張掌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菴不知此事師問僧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叙悅未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叙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未後句而真藥現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邪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菴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菴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而嚴眸神光獨耀執傳其真覩面爲省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處衆曰掌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建炎二年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　賜寶覺圓明之號

衢州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旃纖句下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哨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婺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智慧院寶侃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肄講十二年宿學敬慕掌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衢州牛哭禾盖州馬腹脹此

偈合歸天台何義邪師無對即出游方晚至洞山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齊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四識其意白爾諸方力命出世師却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叢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樂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堂空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曰巳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巳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毗收骨塔于乳峯之下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遯雙溪一日偶書云折腳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爲衙蓁去不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HYL(C)

T
1898
8632
copy2
vol.17